

不宁静的城

谷 斯 范



上海锦绣书报社出版

6.2

(6)

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

I216.2

36

34(6)



不宁静的城

谷斯范

BH1615
文学类
文学类

文学类

文学类

文学类

文学类

文学类

文学类

文学类

文学类

文学类



A 903221

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

不宁静的城

谷 斯 范

*

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

(福州得贵巷27号)

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

三明市印刷厂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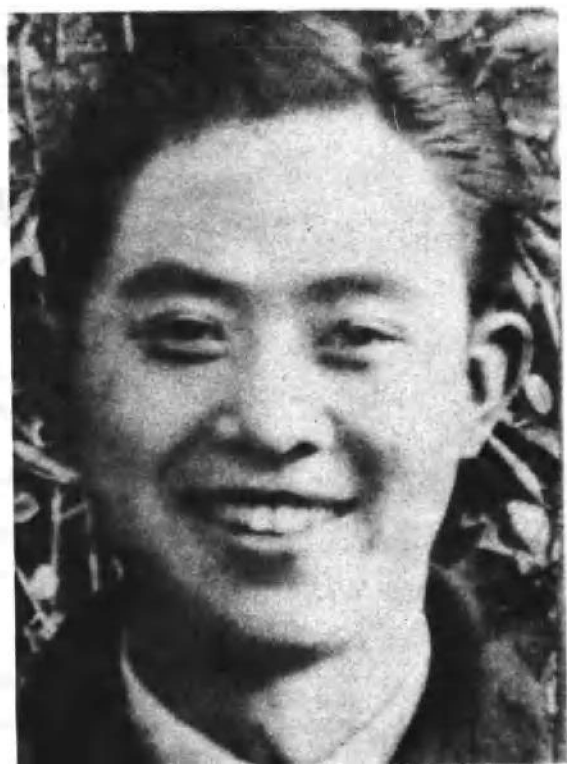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5.8125印张 3插页 114千字

1982年12月第1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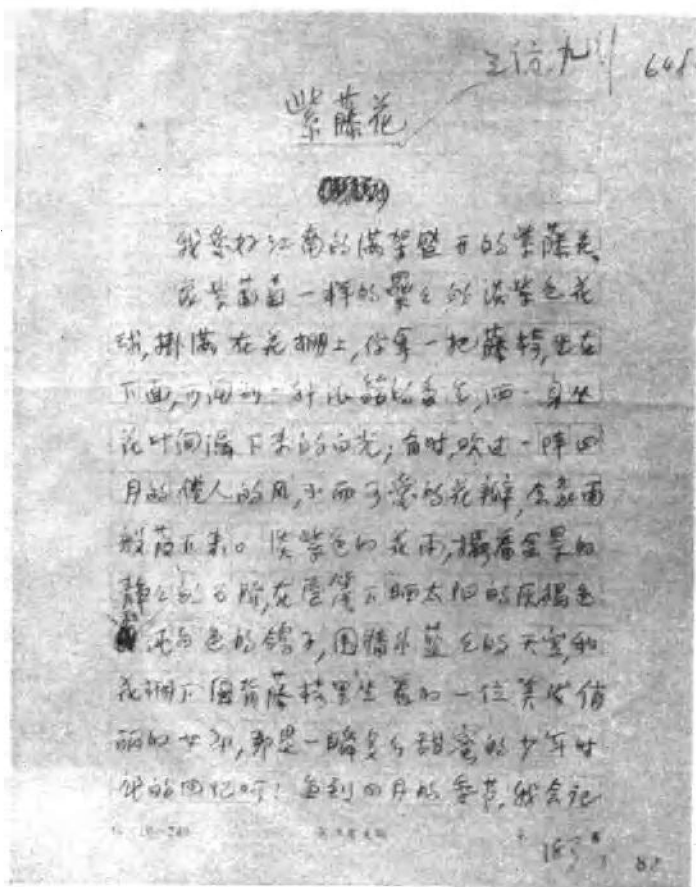
1982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6,150

书号: 10173·347 定价: 0.50元



作者 像
1944年



作者手迹

缘 起

从抗日战争开始到解放战争为止的十年间的文学，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占着重要的地位，并具有特殊的风貌。

抗战时期的上海文学，随着上海政治环境的演变，大致可分三个阶段：一、抗战初期，即从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至同年十一月十一日，上海是抗战前线之一翼，全国作家大多都在上海，这里成了全国文学运动的中心。文学作品类多激昂而率直。二、

“孤岛”时期，即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至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，上海四周虽已沦陷，却还有一小块租界成为当时的特殊区域。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团结了广大爱国进步作家，以此弹丸之地为据点，

采取种种灵活方式，继续与敌伪周旋。当时的文风，仍多激越，但限于环境，表现手法已逐渐向迂回曲折和隐喻讽刺转变。三、沦陷时期，为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至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，上海完全成为沦陷区。这是上海最黑暗最艰苦的阶段，一切出版物和文艺活动都要受到侵略者和汉奸的严密控制。就在这种情况下，党的地下领导依然存在，坚持民族气节、誓不为敌人效劳的爱国作家（包括文学上属于鸳鸯蝴蝶派的大多数作家在内）更是大有人在。他们或用“商办”名义，继续编印书刊，或在地下党的安排下，有计划地打入敌伪文艺报刊，发表反映现实生活、培养读者严正艺术趣味的作品，排挤替敌人歌功颂德的毒草。这时的文坛，呐喊和投枪已不允许，而现实主义却有了进展，在艺术上经过了更多的锤炼。这类作品，今天看来也许会被指摘隐晦，甚至色调暗淡，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，却是需要经过种种斗争才得发表！就是这类作品，等候着作者的往往是逮捕和严刑。而的确有不少作家经过这样的炼狱，有的甚至惨遭

杀害。

我们深感以上三个阶段文学中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作品，都值得保存下来，使后代知道：我国现代文学有过这么一个阶段，有过这么一批作家，他们曾在艰苦的岁月里，为我国的现代文学史写下了可贵的一页。而流光易逝，岁月不居，这项整理工作至今还没有去做，大批资料仍然散佚，有待搜集，再不抢救，恐将荡然无存！

同人有鉴于此，集会商讨，决定承担起编纂《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》的责任，钩沉辑散，以这一时期上海的作家和作品为主，并兼收活动在上海附近的浙江、江苏、安徽、福建诸省，以至香港、南洋等地，而与上海仍有关联和影响的作家和作品（包括小说、诗歌、散文、报告文学、杂文、剧本、儿童文学等各种体裁），分辑陆续出版，每辑十册。

本丛书成立编辑委员会，约请巴金同志为名誉主编，推举楼适夷、林淡秋、柯灵三同志为主编，具体编务，则由杨幼生、陈梦熊、管权、胡凌芝、肖斌如五位同志担任。福建人民出版社承担出版任

务。

担负工作的同志，各有自己的岗位，抽暇收集材料，走访求教，往往为寻找一种资料，费时数月，一有所获，则欢欣如得至宝。本丛书中每册从选题定篇以至编辑出版，确也颇费了不少心力。展读当年作品，相隔已将近半个世纪，而当时斗争年代的各种情景，仿佛历历在目，许多篇章，依旧震撼着我们的心灵。这使我们觉得从事这项工作并非毫无意义而告慰于心。

我们深感遗憾，主编之一林淡秋同志却未及看到“丛书”出版就溘然长逝了，谨在此表示我们的悼念。

《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》

编辑委员会

一九八二年三月

目 录

沉 淀	1
不宁静 的 城	27
在甘泉 宿 店	45
至 尊	56
山寨 夜 话	70
荒谷 之 夜	83
风雨故人	104
灾殃	119
归宿	128
紫藤花	141
平靖关外的故事	154
后记	174

沉 淀

一

我十二岁那年，进了大桥村的高等小学校，年龄小，住宿有许多不便，由父亲的主意，寄居在那里的一家远房的伯母家里。起初，母亲反对：

“你是怎样想出来的呀？她以前住在这里的时候，唠唠叨叨的，受尽这寡妇的气，她是一天不骂人，比吃屎还难过！”

“阿洛是小孩子，这不同的。”

母亲率性针线也不做，用长烟管吸着旱烟。

坐划船到了大桥村，父亲说了许多拜托的话走了，我依依不舍的送到门口。伯母把我领进来说：

“现在要听二妈妈的话了，喊我声！”

“二妈妈！”

她听了很欢喜，随手打开蒲包，给我一只我家送去的苹

果，问我：

“几岁了？——徐家人！这只苹果你去吃！我看你活到五十多了，这种东西也还没福气吃过。”

被喊作徐家人的老妈子进来了，一只手伸伸缩缩的，终于说着谢谢受了。二妈妈对她说：

“味道好吗？”

“好！好！太太！”

“自然好！又不是毒药，吃了还要说好说坏，也没有硬要你吃。——你几岁了？阿维。”

“我叫阿洛，阿维是我弟弟。”

“呵，老昏了！——徐家人，几家邻舍每家送两只苹果去，老年人老话，‘亲要亲好，邻要邻好！’……阿洛！你还没有回答我呢！几岁？”

我正想回答，她又高声叫了起来：

“徐家人！苹果慢些送去，又不是我家的老祖宗，要先供他们吃，……”

二妈妈说话时，小眼睛睁得滚圆，前额几根马鬃似的白头发，和添了不少假发才梳成的乌龟壳似的头髻跟着颤动。衣服长过膝，裙子拖到脚跟，走五步路，平均要费时一分钟，她称这叫“老派”。

“不象阿云，走路三脚两步的，没规没矩，象个强盗婆！”她这样批评她的女儿。谈到她女儿的朋友巧莲时，更使她气急败坏：

“这痴婆！裙子短得同没穿一样，没规没矩的，我是老

派，看不惯这种学堂生！……”

徐家人把苹果重新放进蒲包里，她自己的一只也在内，不过放得特别重，嘴里轻声咕噜着：

“越老越变！嘴馋想吃苹果，不吃也好见阎罗王！”

进来了两个人，那长的一个，她们叫他郑先生；矮的一个叫矮冬瓜，他是二妈妈的远房侄子。他们是被邀来打牌的。

“矮冬瓜！你这矮浮尸，又想骗我老太婆的钱来了！”

她始终没有知道我几岁，急急地拿出麻将牌来，人齐了的时候，就摆好台子。二妈妈戴上老花眼镜声明：

“矮冬瓜，手脚要清爽！”

“矮冬瓜，打麻将要静！”光头，穿着窄袖的竹布长衫的瘦长子郑先生说。他是自己论调的实行者，牌倒在台子上，脸孔就同入殓前的死人一样，一只脚搁起来，袖管卷得很高，自入席至散场，不多说一句话。到后来，我才知道他还是我们的教师。二妈妈同矮冬瓜的话，象机器开足的话匣子，滔滔不绝，郑先生间或把死人似的脸孔一沉：

“矮冬瓜，打麻将要静！”

二妈妈称“中”“发”“白”叫闯祸精，深藏不出，在必须打出去的时候，小眼珠几乎要弹破眼镜的玻璃片，把牌象轰炸机抛炸弹似的抛出去，乌龟壳似的头髻也大跳一下，高声叫着：

“滚！滚！滚！闯祸精！”

矮冬瓜打“中”“发”“白”刚同她相反，打得特别

轻，随手用油污的旧绸长衫的袖子一混，一不留心，就以为他没有打过大牌，打不关紧要的牌的时候，才高声喊：

“有福气的去和！七万！”

“有福气的去和！三筒！”

二妈妈因此常常“中”“发”“白”失碰，她一发觉，头颈伸得长长的去瞧个明白，证明果然失碰的时候，就气急败坏地：

“矮浮尸！矮脚梗！打‘发财’响也不响，好在我没对，不然要失碰了！……徐家人，倒杯茶来，你这老瘟婆，只有偷东西能干！……矮浮尸，同你打麻将发老昏！”

徐家人端了茶来，气势很盛的诘问：

“太太！我如果偷过东西，给你打煞也甘心的，我偷过什么东西？”

“老瘟婆！谁说你偷东西？”

郑先生皱皱眉头。矮冬瓜插了句话：

“算了，算了！我矮冬瓜来赔不是！”

郑先生那死人似的脸孔就沉下来，打架似的喝着：

“打麻将要静！”

我听了心里很不好过，站在旁边的云姊，拉着我的手说：

“弟弟！我们到里面去！”

二

我还没有提到她呢！到现在只消眼睛一闭，风姿动人的

云姊的清丽的脸，就会很明显的浮现在眼前：乌油油的已剪的发上，夹着松香制的酱紫色的压发，上面镶着发亮的玻璃粒，白洋布衫的衣钮上，插着一块淡绿的手帕，用怕羞的然而顽皮的眼睛瞧着人。我所记得的是，她很注意镇上洋货铺减价的日期和衣服的样式，而且一受了委屈就要哭。她欢喜看言情小说，遇到不懂的字句，夹一根丝线在书页里，待我放晚学回来叫我讲解；我很欢喜这种差使，她一方面听讲，一方面拿龙凤饼之类给我吃。讲得高兴时，我连美国的总统叫什么名字，雨变成雪的道理，男女平等的学说，都讲出来，她有趣味地听着。窗外天暗下去了，才突然记起什么似的问我：

“校里有人到镇上去吗？”

“有的。”

“明天去问一声，洋货铺这几天有没有大减价？”

遇到大减价的东西，她是不大肯放过的，宁可买来放几粒樟脑丸，藏在箱子里。如买的是布匹，回来后要一尺一尺地量过，量得便宜时，喜孜孜的去告诉二妈妈：

“买了一丈，其实有一丈四……”

不论买了什么东西要请人猜价钱，价钱猜得高，欢喜地大声说笑，猜得低，骂着：

“短命鬼！倒灶店！”

回到房间里去哭去了。

虽已二十岁，还象十五六岁小姑娘似的怕羞，客堂里坐着一个陌生的年青客人，决不肯出来，躲在门背后看一会，

回到厨房里去同徐家人评论那客人的长短胖瘦；但对于熟人却很欢喜取笑，譬如郑先生打罢麻将，青着脸孔，用手拉着打绉的竹布长衫的袖管出来，她就说：

“郑先生！输了钱当心给郑师母拉耳朵！”

郑先生如不是赢了钱，是不大回答的；他背后对人说，他是老实人，不高兴同女人七搭八搭。云姊对矮冬瓜尤其要取笑。矮冬瓜会吹牛：

“……那时我发了八万财，有一次在电影院里，忽然有一只软软的手搭上肩来。——我没有吹牛！一个很漂亮的女人看中了我。”

“为什么不娶她来呢？”

“娶她来？上海的女人是今天跟我，明天跟他，没有一定的。”

云姊却信以为真，从钮扣上拉出淡绿手帕抿着嘴，吃吃地笑：

“当心给你老婆听见打一顿！”

矮冬瓜报复：

“你什么时候请我喝喜酒呢？”

“矮胖子，短命鬼！”

云姊生气地骂，把淡绿手帕在指上绞着。

云姊和我感情很好。她家里一共是三个人。二妈妈在第一天就使我得了很坏的印象；徐家人这老妈子呢，为一枚缝针闹得终日不安，她最宝贵缝针，而那缝针偏偏时常要丢失：

“缝针哪里去了呢？又给狐仙搬走了吗？嗯！……”

所以我在大桥村住了半年，除了在校里的时间外，每日同云姊混在一起；不知怎的，不见她的时候，非常地挂念着。这样的事情也有过，有一次上课时，我正在想着她的事情，突然，先生叫我站起来，问我：

“上到第几页上？”

“三十八页。”

同学们笑着说：

“还只三十二页哩！”

被先生罚立壁五分钟，停止课外活动三天；前者虽使我难过，后者我反而高兴，我可以早点回去，同云姊在一起了。在一起时，因年龄的不同，常是没有话说，默默地对坐着，看窗外的天渐渐暗下去。

云姊的朋友巧莲来的时候，我们才显得活泼了。她是镇上初级中学的学生，云姊的放声大笑，不是她来，是听不到的。我们笑得出神的时候，二妈妈便在隔壁罗嗦起来：

“痴婆娘，全不象女人！……”

徐家人对巧莲也没有好评，因为她来过以后，房内的椅子、茶壶、被头、花瓶……象欧洲民族大迁移似的都搬了场，要累徐家人忙一通。因为她有个习惯，譬如花瓶放在左首的，非放在左首不可；椅子本来放在床边的，现在放到床对面去了，她半夜里记得了，也会起来，燃了灯，搬到原位去。

我第一次看见巧莲，是在到大桥村一个月以后。那时，